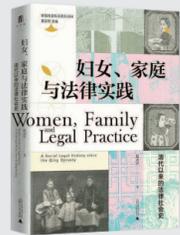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本书以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为视角,对与妇女权利直接相关的法律实践做了细致梳理,在中国妇女史、法制史研究的探索上做了有益尝试。



《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 赵刘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本书是海内外第一本研究梅兰芳在20世纪国际舞台上影响的专著。作者聚焦于梅兰芳的访日、访美和访苏,考察了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与定位。



《梅兰芳与20世纪国际舞台:中国戏剧的定位与置换》 [美]田氏 著 何恬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记录了曾经强大的印第安部落科曼奇部落的兴衰。科曼奇部落与白人殖民者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这在客观上成就了新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夏月帝国:夸纳·帕克与科曼奇印第安部落的兴衰》 [美]格温 著 卢树群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在过去的六年中,记者刘骁骞九次深度探访古巴,试图记录下古巴的社会气氛和人的状态,探索平静表面之下的隐秘、热忱、困境与生机。

《飓风掠过蔗田:一个中国记者的古巴见闻录》 刘骁骞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1月出版



唐代杰出诗人如漫天星斗璀璨,作者且选20位娓娓道来。作者认为,唐诗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生活的扩张。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 景凯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书人茶话

一座“光之城”:巴黎的幻术

李静韬

1986年,带着一张单程票和满脑子对巴黎的浪漫想法,旅行作家戴维·唐尼从老家旧金山来到这座“光之城”。他从靠近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座没有电梯、没有暖气的七层小阁楼出发,探索孚日广场、蒙马特高地、画家莫迪里安尼的神秘寓所、可可·香奈儿心爱的安吉丽娜室、埋葬着无数名流的拉雪兹公墓、拥有绚烂美景的卢森堡花园,和位于塞纳河“水中央”、富丽优雅的圣路易岛。

唐尼后来移居充满艺术氛围的马黑区,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写了十本书以后,唐尼仍然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漫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继续书写他深爱的这座城市。

巴黎的面相

唐尼最早写出的《巴黎,巴黎:漫步“光之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由30幅关于巴黎的人物、场所和风物的素描组成。他描摹巴黎流光溢彩的美,也白描她最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和平凡的小人物。正如《英国病人》的作者迈克尔·翁达杰所说:“大卫·唐尼堪称探索大师,我们跟随他发现巴黎,这个众所周知的城市却又充满秘密——伟大的生活和被浪费的生活、被遗忘的工匠,被丢弃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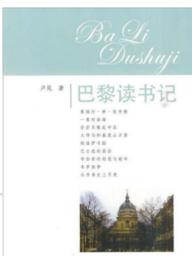
在我看来,唐尼对巴黎边角的探索堪称视角独特,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不同于巴黎人对这座城市的自豪、熟稔和“审美疲劳”,更不同于游客的走马观花,只在卢浮宫、爱丽舍宫和香榭丽舍大道等耳熟能详的热门景点打卡、拍照,或一头扎进旺多姆广场的奢侈品店购物,唐尼用脚步丈量巴黎的大街小巷30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他曾抬头看到,纳达尔乘坐一只带柳条筐的破烂热气球,俯拍巴黎的街道巷弄和公园——那是在还没有摩天大楼和埃菲尔铁塔的1855年,纳达尔的气球之旅宣告了航空摄影的诞生。像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中的主人公,唐尼也曾徘徊于圣路易岛上昏黄的冬日灯光中,在蒙马特公墓、拉雪兹公墓和蒙帕纳斯公墓里寻找法国乃至欧洲最伟大灵魂的安息之所。他潜入被废弃的巴黎下水道,用强光手电照亮一段段被尘封的历史——你不知道,这段地道的出口通向哪个艺术家工作室的地下室或哪个著名饭店的葡萄酒窖。

巴黎是最受宠爱的城市,是追随者痴情的梦境。唐尼不辞辛劳地为读者打捞着旧日巴黎的迷人踪迹,触碰巴黎



《恋恋巴黎:光之城的浪漫地形图》

《巴黎,巴黎:漫步“光之城”》



《巴黎读书记》

人和游客都无暇顾及的隐秘角落。他透视“没有铭牌,也就是没有历史”的古老建筑,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没有充塞许愿情侣的艺术桥老桥,他熟知波德莱尔在巴黎先后居住过的50多个住所的前世今生,他在巴黎市区无数的浪漫地中列出属于自己的清单。

他用轻快飞扬的笔,用“显然有些过于危险的幻想”(《仲马语》)来写巴黎、巴黎人和巴黎历史。他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飞驰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他眼中的巴黎,是文学、画板和电影中的城市,是让-保罗·萨特在双叟咖啡馆镜子前留下的烟蒂,也是他和无数巴黎人在其中交税、买卷心菜、结婚成家、为选举人登记和吵闹邻居而烦恼的城市。

巴黎人的巴黎、游客钟爱的巴黎、虔诚信徒脚下的巴黎、回忆和幻想中的巴黎、名流巨匠聚集创作和死在其中的巴黎、衣香鬓影间的巴黎、咖啡杯和餐桌上的巴黎……无论如何想象,都无法穷尽巴黎的不同面相。唐尼的写法就像一只不可捕捉的蝴蝶,在无数人谋生和追逐梦想的“光之城”中滑翔、停驻,他的目光忽远忽近。

巴黎,是形容词,不是名词

唐尼书写巴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写出了一个作为形容词、而非名词的巴黎,他充满魅惑地调动你所有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都如此不同凡响,仅仅提及她的芳名,就会令包括唐尼在内的众多拥趸神魂颠倒,浮想联翩。

比如建筑,巴黎拥有数不尽的伟大

建筑和浪漫建筑。在《恋恋巴黎:光之城的浪漫地形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中,唐尼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观赏历史建筑的视角:站在圣路易岛上的奥尔良码头一处适于眺望的胸墙上,既能“一眼瞥到西黛岛上方巴黎圣母院的飞扶壁”,又可以观察先贤祠“模仿布拉曼特建筑风格的拙劣穹顶”。

唐尼查阅巴黎旅游局的记录,甄别出最受游客欢迎的不是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或先贤祠,而是巴黎圣母院。新冠疫情肆虐前,每年有1500万人心甘情愿地排上半英里的长队,向这座拥有850年历史的圣所致敬。但象征着中世纪哥特精神和文化的巴黎圣母院,也遭遇过数次大规模的毁灭,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4月的大火,此前她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过残酷的破坏。不过,最大的破坏却打着保护和重建的名义——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给圣母院增添了仿中世纪风格的无数石雕装饰:怪鸟滴水嘴、女像柱和柱身的凹槽,从尖塔、高塔、露台和石墙上偷窥的奇怪生灵,直到今天,它们都被称作法国“本土的”“浪漫的”元素,其实是“法国精神中的诡计和理性之外的虚构”的投射。

不过,巴黎的浪漫究竟源于何处?“谁在乎呢?”唐尼接着写道。当你踏进圣母院,“管风琴和祈祷的声音盖住了沉重的脚步声、低沉的聊天声、手机铃声和百叶窗随风飘动的咔嚓声”,此刻,不信仰的人也会为之感动。

只要你身处这座城市,“巴黎氛围”就会触你的动眼耳鼻舌身意。

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莱恩曾认定,“每座伟大的城市都有她独特的气味……”如果仅用一种气味来暗示巴黎,大概多数人的选择会是咖啡、奶酪和牛扒的香气,也可能会有女人用香奈儿的可可小姐或五号香水象征这座城市。塞纳河潮湿的气息、伏尔泰码头的混杂气味、巴黎人从中世纪修道院和“饮水者俱乐部”继承的葡萄酒弥漫的丹宁味儿,大概都是“巴黎气味”代表的不错选项。

除了这些肉身可触、可感的特质,巴黎的幻术当然也来自隐秘于这座城市上空的“各种观念、希望、梦想、信仰和误解”。巴黎的文学、音乐、绘画、巴黎的时尚、美食、巴黎的哲学、政治、新闻,都善于冲击旧的规条和传统,建立新的典范和标准。

在巴黎,你很难在意识中分清属于物质的和属于精神的部分,正如法国本土作家阿涅斯·波西耶在对巴黎左岸的法国文艺圈进行细致回溯时的感受:“我从未想到,历史会如此朝着我的五官席卷而来,想法、冲突、各种知识辩证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真的没想到,过去以实质的形式浮现出来,能触、能闻,甚至能尝到。”历史、文化、艺术和思想,都是活生生的巴黎的一部分,并不盘旋在生活中之上,而是被生活在其中,生活在今天的巴黎人淡然接受、重新定义。

法国人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Ah,C'est la vie,让我们享受Joie de Vivre(生活的乐趣)。不管他是带着旧日气息的玫瑰人生,还是来自激进的存在主义的大脑。也许,巴黎最拿手的幻术,就是身与魂、往昔与未来、有形与无形的糅合,难解难分。

在河之洲

2000多年来不断吟咏“所谓伊人,在河之洲”的华人,当然会对塞纳河“水中央”的圣路易岛情有独钟,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这样带有鲜明文化地理特征的区域,也会引发汉语写作者特别悠远的想象。

与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亲熟的梁宗岱先生翻译了陶潜的组诗,辑成一本法文版的《陶潜诗选》,并题赠给罗曼·罗兰。翻译家柳鸣九先生曾写下《巴黎散记》,移步换景,描摹出巴黎一幅幅人文的和日常的画卷。法华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汉语写作者对法国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关注度非常高。施康强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编辑的一本《塞纳

河的沉吟——法国书话》,收录了从林纾到鲁迅、戴望舒,以及傅雷、罗新璋、柳鸣九、郭宏安、吴岳添、余中先、周克希和施康强本人对法国文学名家的评论,年代跨度很大,所涉法文作品极丰,评论水准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

如今书写巴黎及其文化的汉语写作者不胜枚举,这里只聚焦一位女性书作者——梁宗岱的高足卢岚女士。她旅居巴黎数十年,目光始终聚焦于中法文化交流。卢岚格外关心法国文坛走向,在巴黎的星空下,先后写成《塞纳书窗》《文街巷陌》《巴黎读书记》《与书偕隐》等,将法国作家其人、其事、其文娓娓道来。她《访巴尔扎克故居》,看遍《梵高:翻腾着的颜色》,回顾《雨果的流亡年代》,追踪《屠格涅夫的法兰西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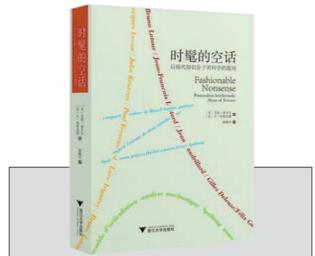
2002年龚古尔奖授予基尼娅尔的《游魂》,并开了非虚构龚古尔奖的先河。卢岚第一时间观察、分析了这部看似难以定义的作品:“在短章、散文诗、故事的片段、简短的思考和风景描写中……通过历史的倒车镜”,世界文化“在你眼前一闪而过”。这样倏忽不定的文风,来自于基尼娅尔对历史的信奉,“他认为无穷无尽的过去是时间的深海,代替了神明,窥视着我们的现代社会”。这个生活在21世纪的智者,忧心忡忡地对机器和消费统治的现时代敲响了警钟——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基尼娅尔不是唯一一个坚持一前一后远望的法国作家,属于这个雅努斯家族的,还有他的同胞让·吉奥诺和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他们都拥有两副面孔,沧桑的那副眺望未来,年轻的那副回望过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人也是雅努斯神的信徒,他们的城市“通过艺术、电影和文学,为世界彻底了解并产生亲近感”。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更需要立足过去、立足自然地去迎接未来。中国的隐逸传统、黄老道释,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空山鸟绝”“清泉石上流”的行为习惯和审美趣味,可能恰好为我们人类共同的未来,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巴黎盛开的都市风物,却又能与她和谐共振的路径。

杜门闭户读书时,恰好可以幻化成一只彩蝶,神游千里,收拾起羽翼,轻轻落在巴黎,或哪一座我们身处其中的最亲切、最熟识其神彩故事的“光之城”的初心,在一个不知名公园的长椅上,晒晒同一个太阳。

三味书屋



《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 [美]艾伦·索卡尔 [比]让·布里克蒙 著 蔡佩君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6年4月,美国著名文化杂志《社会文本》刊登了一篇题为《逾越边界:朝向一个转形的量子引力诠释学》的文章。文中,纽约大学物理学艾伦·索卡尔运用量子力学对后现代主义予以肯定。他一开篇就指出,正如后现代主义诸位大师所言,科学知识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因此,科学家不代表真理,过于推崇科学,只是“高级迷信”罢了。

自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流行以来,还是第一次有科学家为它背书,这是《社会文本》杂志从大量来稿中选择此文的主因。毕竟,来自科学家的赞美太有价值了,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最

用科学利器戳破“时髦的空话”

唐骋华

喜欢贬低科学的权威性。

谁料几周后索卡尔宣称,这篇文章是自己策划的恶作剧。文中引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从拉康、克里斯蒂娃、德勒兹等后现代学者的著作中抄来,然后“搅和”在一起的。它们相互矛盾,毫无逻辑。而该文对量子力学的运用更是错误百出,只能骗骗门外汉。《社会文本》居然把这种文章当宝贝,可见所谓后现代主义,其实是自欺欺人的大忽悠。索卡尔还补刀说,自己只花了三个月做研究,就能在顶尖的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言下之意,看似深奥的现代主义理论不过是一堆文字游戏,只要掌握窍门,很容易过关。

经过《纽约时报》报道,“索卡尔事件”名声大噪,在西方文化界激起巨大争论。拍手称快者有之,尖锐反驳者有之,有人还上纲上线地把此事解读为“美式帝国主义对巴黎知识分子的攻击”(后现代主义起源于法国,尤其是巴黎学术圈)。这次公共舆论事件也相当程度地改变了索卡尔。从此,他致力于揭露人文社科领域中科学的滥用,几乎成为一名“打假斗士”。

这本索卡尔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物

理学教授让·布里克蒙合著的《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即为研究成果之一。索卡尔在导言里开宗明义地表示,自己并不反对人文学者、社科学者将科学的方法和知识应用于专业研究,跨学科交流本来就是正常且必要的。但应用应当准确、相干,而不是作为装饰来炫耀作者的博学 and 深刻。遗憾的是,通过对多位后现代学者的文本细读,索卡尔发现滥用和滥用普遍存在,很多时候连作者本人对科学都只是知半解,就无知者无畏地大肆援引了。

例如,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喜欢用数学给自己的理论乔装打扮,以至于著作里充满了图表和公式。索卡尔不客气地指出,拉康是一个能把无理数和虚数都搞混了的“数学盲”,他的很多表述看起来唬人,按照数学的观点来看则是“胡言乱语”。当代后现代哲学家重德德勒兹,数学水平比拉康略高,但他喜欢把上百年前的数学发现做神秘化处理,显出高深莫测的样子。至于另一位后现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索卡尔讽刺他的行文中充斥着“高度密集的科学和伪科学术语”,只可惜通通没有意义。

家绝非一味排斥。比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在科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同。道理很简单:库恩和波普尔懂科学,他们的阐释或批评是有效的。

“我们必须强调,不懂微积分或量子力学并不是可耻的事。我们所要批判的是某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虚矫,假装能为他们所了解的复杂主题提供深刻的思考,但他们的了解多只是在通俗的层面。”书中的这段话,道出了索卡尔对真理的垄断,声称科学是一种权力关系,某类科学知识之所以被认为是真的,是因为科学家认定它为真的。而随着科学家的思想、立场变化,今天有效的科学知识可能明天就会失效。因此,科学知识不像科学家说的那样严谨和权威。这叫“知识相对主义”。后现代学者宣称,最新的科学进展,如混沌理论、量子引力等,都从科学内部证明知识相对主义才是事实的真相。

然而索卡尔的一系列揭露让这种主张显得十分无知。首先,既然后现代学者普遍没有掌握科学常识,他们又凭什么断言,科学发展能证明知识相对主义呢?恰恰相反,索卡尔指出,只有在曲解科学新发现的前提下,后现代学者对现代科学的抨击才站得住脚(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索卡尔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自有一套方法和程序,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权力关系”;科学家也未赋予科学知识以绝对性。对来自外部的论说科学

家绝非一味排斥。比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在科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同。道理很简单:库恩和波普尔懂科学,他们的阐释或批评是有效的。

“我们必须强调,不懂微积分或量子力学并不是可耻的事。我们所要批判的是某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虚矫,假装能为他们所了解的复杂主题提供深刻的思考,但他们的了解多只是在通俗的层面。”书中的这段话,道出了索卡尔对真理的垄断,声称科学是一种权力关系,某类科学知识之所以被认为是真的,是因为科学家认定它为真的。而随着科学家的思想、立场变化,今天有效的科学知识可能明天就会失效。因此,科学知识不像科学家说的那样严谨和权威。这叫“知识相对主义”。后现代学者宣称,最新的科学进展,如混沌理论、量子引力等,都从科学内部证明知识相对主义才是事实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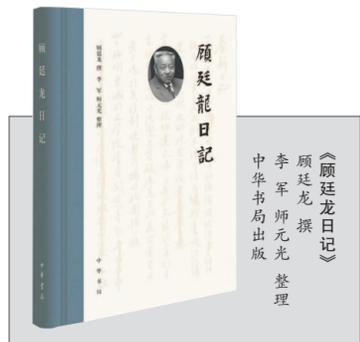
这是一位值得我们思考的。索卡尔的批判对象是以后现代学者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但滥用科学概念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罕见。所谓“互联网黑话”就是典型例子,满屏的势能、链路、串联……令人眼花缭乱的词。可仔细琢磨,这些由光鲜词汇包装的话术,不正是索卡尔笔下“时髦的空话”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传递的方法同样可以成普通人的“利器”,用来戳破生活中各种打着“科学”旗号的幻术。

索卡尔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自有一套方法和程序,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权力关系”;科学家也未赋予科学知识以绝对性。对来自外部的论说科学

史海钩沉

顾廷龙日记 陈寅恪失书事

谢泳



近读中华书局新出《顾廷龙日记》,见1942年11月3日,记有陈寅恪早年失书事,内容似可补已知史料之不足。

此事最早见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5年条下。

1938年,陈寅恪转去昆明时,有两木箱书交由滇越铁路托运,不幸失窃。其中多是陈寅恪读书的批注本。据陈寅恪给蒋天枢的信中说,后来有位越南华侨翁禹铭,曾在海防旧书店意外买到失窃书中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本想寄还陈先生,无奈越南政府禁书籍出口,此事未成。后影家失火,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信中还提到,有一位梁凤鸣,也买到失窃书中的一部《论衡》,陈寅恪说这是填箱之物,偶放其中,实非欲带之书。陈寅恪记忆所及,两箱书中是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和照片。

蒋天枢说:“昔年曾闻友人言,先生此次所失书中,尚有多部批注之《世说新语》,本欲携出握以为文者。是安南丧失大批中外文书籍事,不但影响后来著述,而所谓‘古代东方书籍、照片、拓片’者,殆皆有关外族史料,如《诗存》中所谓‘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吐蕃石刻补正史事’者,实先生生平所存文物之浩劫也”(见该书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顾廷龙日记说,他和潘景郑曾访问叶遐庵,畅谈时提到:“陈寅恪所著《唐书外国传注》《世说新语注》《蒙古游牧记注》及校订佛经译本(据梵文等)数种,装入行篋,交旅行社寄安南,不意误交人家,以致遗失,无可追询,一生心血尽付东流。以此心殊抑郁,体遂益坏,告三日不病。在港沦陷后,米面时向叶氏告贷”(见该书第273页,中华书局,2022年)。

顾廷龙日记去事情发生时间不远,真实性自然亦高,日记所述内容,恰证蒋天枢记忆不误,所列书名亦以往未曾提及,更有陈寅恪在港处境的真实记录以及失书事对他精神的影响,对丰富陈寅恪传记史料极有帮助。1950年,陈寅恪有一首《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近状赋此答之》,其中最后两句是“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正是叶遐庵和陈寅恪交谊的写照,顾廷龙日记所述,也为理解陈诗多一条材料。

最后附带说一句,《顾廷龙日记》,记钱锺书和冒效鲁事最富,因日记未编索引,有心读者不妨细读逐一钩沉,或可知钱锺书在上海孤岛时期的读书交游情况,另有钱锺书借书及捐赠杂志情况,对了解他的学术兴趣和阅读范围多有帮助,这些均是钱锺书社的好材料。